



聯 合 國

安 全 理 事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三 年

第十六至第三十五號

第二四一次至第二六〇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

紐 約

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內轉載全文者，均以正式紀錄補編每三個月刊行一次。

聯合國文件均以英文字母及數字編號。凡提及此種編號，即指聯合國之某種文件而言。

目次

	頁次
第二百四十一次會議	
一 臨時議程	1
二 通過議程	1
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
第二百四十二次會議	
四 臨時議程	15
五 通過議程	15
六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
第二百四十三次會議	
七 臨時議程	28
八 通過議程	28
九 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a)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委員會第一次提交安全理事會的每月工作進度報告書	28
一〇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29
第二百四十四次會議	
一一 臨時議程	41
一二 通過議程	41
一三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41
第二百四十五次會議	
一四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55
第二百四十六次會議	
一五 臨時議程	65
一六 通過議程	65
一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65
第二百四十七次會議	
一八 臨時議程	67
一九 通過議程	67
二〇 印度尼西亞問題	67
第二百四十八次會議	
二一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76
第二百四十九次會議	
二二 臨時議程	85
二三 通過議程	85
二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85
第二百五十次會議	
二五 臨時議程	93
二六 通過議程	93
二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94

第二百五十一次會議

二八 臨時議程	104
二九 通過議程	104
三〇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04

第二百五十二次會議

三一 臨時議程	117
三二 通過議程	117
三三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17

第二百五十三次會議

三四 臨時議程	126
三五 通過議程	126
三六 審議參加討論巴勒斯坦問題的申請	126
三七 巴勒斯坦問題	127

第二百五十四次會議

三八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35
---------------	-----

第二百五十五次會議

三九 臨時議程	145
四〇 通過議程	145
四一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45

第二百五十六次會議

四二 臨時議程	150
四三 通過議程	150
四四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50

第二百五十七次會議

四五 臨時議程	159
四六 通過議程	159
四七 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159

第二百五十八次會議

四八 臨時議程	170
四九 通過議程	170
五〇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70

第二百五十九次會議

五一 臨時議程	181
五二 通過議程	182
五三 繼續討論印度尼西亞問題	182

第二百六十次會議

五四 臨時議程	195
五五 通過議程	195
五六 繼續討論巴勒斯坦問題	195



聯合國 安全理事會 正式紀錄

第三年

第十六至第三十五號

(第二四一次至第二六〇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至三月二日)

第二百四十一一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五日星期四午後二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比利時、加拿大、中國、哥倫比亞 法蘭西 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

一。臨時議程(文件 S/Agenda 241)

一。通過議程。

二。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 (a)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就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28)。¹
- (b)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就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致秘書長函(文件 S/646)。²
- (c)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55)。³

二。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編，英文本第一三九至一四四頁。

² 同上，第六十七至八十七頁。

³ 同上，第六號，第二三一次會議。

三。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印度代表 Mr N Gopalaswami Ayyangar 和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我們在昨天安全理事會第二四〇次會議散會的時候，正在討論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對理事會所收到的關於本議程項目的各項提案所發表的陳述。我們也聽到了阿根廷代表和美國代表的意見。我們現在繼續討論。

蔣廷黻先生(中國) 在未討論本問題的實體以前，本人擬先對我們所採用的程序提出一項建議。我們已經聽到了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所發表的詳盡陳述，我們現在正進行一般討論。本人提議在一般討論結束以後，主席再與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直接商談，探討有無可能減除分歧意見並謀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新解決辦法。

關於這個問題的實體方面 本人前次在安全理事會對比利時代表所提出的決議草案〔文件 S/661 和 S/662〕發表意見時，有一個錯誤的印象，以為這次提案已經得到了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的同意，後來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可是，本人並不是表示要在今天撤回對這些決議草案的贊助。本人認為這些決議草案雖然方向正確，但也許不足以應付現時的需要，所以應續加攷慮。一部分可以加以補充，一部分可以加以修改。

有人提議在喀什米爾成立臨時政府。如果主席接受本人所提主張由雙方直接談判的建議，成立臨時政權之議不妨在這些不公開的會談加以透徹探討。

可是，本人願對這個問題再提出一項建議。由於憲法上的關係，印度代表也許會覺得極難促請喀什米爾接受成立臨時政府之議。如果確有這種情形，我們將再陷入僵持狀態，沒有獲致解決的可能。

事實上，臨時政府是有時間上限制的政府。今日的政府擔任許許多多職務。我們所關切的不過是將來在查謨喀什米爾邦舉辦的全民表決必須真正自由。倘若如此，安全理事會是否非建議成立嶄新的政府不可呢？況且對於上述建議，也可能提出安全理事會的權限問題來。所以，本人提議安全理事會應設法提供進行自由全民表決的選舉機構。我們不必兼顧到政府的全部職務，而應該集中注意我們所關切的問題，這就是全民表決問題。本人並提議在本人希望俟這次一般討論終結以後舉行的不公開會談中，繼續調查雙方的意見。

本人還想到另外一點意見。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都曾經着重指出當前情勢的迫切緊急。他們希望儘速解決問題。戰事當然應該儘早停止這是很清楚的。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誠應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建議，請它將法律上和道義上的力量為和平而努力，阻止部落人民繼續作戰。

本人認為從事實和心理上的觀點而論，這種建議仍不足以應付。所以，本人願更提出一項建議，請安全理事會籲請印度政府將它的軍隊逐漸撤離喀什米爾。

關於恢復和平和舉辦全民表決的問題，本人提議在安全理事會決定了基本原則以後，我們應該讓安全理事會查謨喀什米爾問題委員會有極大的裁奪權力，這個委員會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與當地的重要人物、黨派和團體密切接觸，也許可以就地找出符合我們所訂各項原則的解決辦法——實際的技術性的辦法，這些辦法決非遠在此地的安全理事會所能擬訂。

Mr DE LA TOURNELLE（法蘭西）
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曾經詳細說明印巴兩方現時對喀什米爾的爭執，互相指責對方應負使印度、回教和西克人民遭受暴力的責任，互相控訴對方激動社會騷動，使印度若干地區備受損害。

在起草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團報告書〔文件S/360〕的時候，在安全理事會以後討論那個報告書的期間，法蘭西代表團始終認為決定巴爾幹事件應由誰負責的問題是比較次要的，理事會的唯一責任是擬訂實現和平的計劃，以保證歐洲這一處地區有和平的前途。本人認為我們對喀什米爾問題的研究也應該採取這種明智態度，並認為安全理事會應該設法向當事雙方提出可消除使雙方彼此不睦之爭端的適當辦法，以便當事雙方自願接受。這種解決辦法是非常迫切的事，因為這項爭端使無數人民陷於激憤狀態，也許因此而危及散處當事兩國各地的數十萬少數分子——巴基斯坦境內的印度教人和印度境內回教人。

法蘭西代表團認為在查謨和喀什米爾舉辦自由的全民表決是終止戰事的最有效辦法，而且也許是唯一辦法，因為這個辦法使當地人民可得到自由決定自己前途的保證。所以，我們應該全力注意的是舉行全民表決。

邦君的權限和情感問題，以及聯合國或安全理事會無權干預喀什米爾的內政，決定舉行全民表決一問題，都經過透闢的討論。以前發言的幾位代表曾經着重指出他們認為全民表決的舉行絕不致損害邦君的個人地位和權力。本人也同意這種意見。

我們更應該指出一點 在去年八月十五日印度大陸劃分為二以前，英聯王國對喀什米爾握有宗主權，所以，當時喀什米爾邦君的權力是很有限的。

印度代表曾着重指出，喀什米爾的歸附印度必須經人民複決核准了邦君的決定之後，印度政府始予以接受。從這一點看來，安全理事會如果決定協助印度進行喀什米爾和印度皆表贊同的工作，絕不算干預喀什米爾內政。

本人願意再對全民表決的舉行發表簡略意見。本年一月二十九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比利時決議草案規定全民表決應該在安全理事會主持和管制之下舉行。本人認為喀什米爾現時的情勢需要借重這種權力和管制。從當事雙方的陳述顯然可見喀什米爾現正為戰爭所蹂躪，這個戰爭雖具有內戰的一切特點，但却有外來份子參加。

本人方才已經指出，要決定究竟是一部分人民附和外國的侵略者，抑或是後者出兵援助他們認為正在危難中的同族同教的同胞，一定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在另一方面，我們有責任驅逐侵略者，迫令他們退入自己的領土，並保障當地人民自由表示願望的權利。

喀什米爾合法政府，不問其領袖 Sheikh Abdullah 有什麼優秀素質和愛國熱忱，現時面對內戰的迫切需要，握有極大的權力；這種權力將來遇全民表決結果贊成其主張的情形，可能為許多人民所非難。所以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成立臨時政府，在籌備和舉行全民表決期間主持政務，事後立即解散。

本人認為這個臨時政府非是由國民會議黨和同族會議黨的領袖們組成的聯合政府不可。這個政府的安全理事會的權力和控制之下執行職務，單獨負責採取舉行全民表決所必需的任何措施。

法蘭西代表團懇切希望喀什米爾爭端一告解決，解決印度和巴基斯坦間的其他待決問題便可以收水到渠成之效。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對我們希望獲致的喀什米爾問題解決辦法的實體進行辯論，本人覺得非常欣慰。本人對以前各代表所發表的言論和在討論開始時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所作的陳述，深表感謝。雖則雙方代表都在他們的陳述中提出關於對方侵奪領土和所發生的殺人流血事件的控訴和反控訴，本人絕無任何不滿之處。本人認為縱然理事會現時已開始審議這個問題的實體，雙方代表提出控訴和反控訴還是很正當的，因為這個事實證明我們現在所處理的情勢仍然在極端危險的階段。

本人深信在喀什米爾問題未由安全理事會徹底解決以前，侵襲和流血事件定必繼續發生。關於在理事會中所提到的某幾次事件，本人聽到了當事雙方的報導，也接到了中立方面的報告。本人可以對事實經過提出一種解釋，經過這番解釋以後，此方或彼方應負的責任也許便似乎遠不如當初所想像者之甚。本人的這種解釋可以證明這些事件的發生實際係因極度恐懼所致。旁遮普和喀什米爾的人民如果繼續為恐懼心理所支配，意外事件定必繼續發生，當地的情勢定必保持極端嚴重的狀態。

我們已經開始討論如何終止戰爭的實體問題，本人希望我們繼續討論這個問題，直至得到足可實現原定目標的辦法而後已。本人對印度代表所發表理論的出發點，深表同情。本人曾經針對印度代表在大約十天以前發表的意

見，說過這樣一句話 安全理事會必須謹慎將事，不要讓人指責理事會在喀什米爾陷於水深火熱的時候，還在斟酌字句。這句話已經成為印度報紙的標題 “喀什米爾水深火熱，理事會字斟句酌”——雖然本人並不承認那句話所含的罪名。可是，我們必須終止戰事，而且必須迅速終止戰事。

“終止戰事”這幾個字的意義引起若干疑問。這是不是僅指印度請巴基斯坦履行義務，封鎖邊界，肅清暴徒，防範部落人民的入寇，停止給養，然後由印度軍隊順利完成善後工作而言呢？美國代表說這絕不是印度代表團所欲，本人深信那句話是正確的。印度代表團希望完全終止一切武力行動，而且希望現在就做到這一步。

剛纔有人提議巴基斯坦應採取一些行動，請問這種行動，而且單靠這種行動，能够獲致上述的結果嗎？我們現在所處理的問題非常嚴重，每一個人必須各本至誠發表負責的意見。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從未審議過如此重大，對人類的前途影響如此深遠的問題。我們一定要心口如一。

印度代表曾經徵引一月二十六日倫敦泰晤士報所載的論著。那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在印度代表沒有提到這篇論著以前，本人早已讀過，並特作標記——現在有一份在這裏。據本人所知，該報從來不會派沒有最豐富經驗的人擔任如此重要的工作。本人有種種理由，相信這位作者的權威是很高的。無論如何，他的話曾經由印度代表引用——而且表示贊同。

這篇論著的主旨是什麼呢？全文大意何在？它說，要是安全理事會對喀什米爾問題所獲致的解決辦法不能被所有各方面認為公允，那麼，我們不但不能終止戰事，而且將引起較現在更為劇烈的戰爭，因為我們將使其他部落人民蜂湧而來。

印度代表說過，要謀求解決，巴基斯坦必須對這個問題採取强有力的行動，而且安全理事會必須使巴基斯坦有與印度協力做到這一步的機會，本人深信這幾句話是正確的。我們希望現時就真正全面停戰，不再流血，不再殘殺叛民。在舉行全民表決的時候，他們所投的票我們還是需要的。印度代表曾經說過，我們的目標是要有一個負責的政府。我們必須有這樣的一個計劃，問題是怎樣可以得到這個計劃？

本人對中國代表方才所發表的意見大部分熱烈贊同，但對他所說的關於理事會委員會的意見，則並不完全同意。本人不相信我們能在這裏通過幾個決議案，遣派委員會前往印度，去實現停戰。根據本人已往的經驗和所接到的一切情報，本人認為由安全理事會本身謀求當事雙方的協議和讓步，比較容易得多。

協定的內容是什麼呢？第一是巴基斯坦在停止給養，阻止部落人民入犯，制止巴基斯坦本國的志願軍，以及鼓勵叛民停戰方面的責任。此外還有設法使原已進入喀什米爾者退出境外的問題，和以後維持喀什米爾境內秩序的問題。

本人認為這些工作必須由雙方政府利用安全理事會用任何有益方式所能提供的協助，彼此合作，採取聯合行動，始能完成。可是，正像美國代表在第一次對這項問題發言時所說，除了激發相互信任的措施以外，我們還必須有促使參加這次不幸戰爭的各方認清戰事必須終止的政治辦法。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業已對各種需要的步驟提出許許多多建議。我們已把這個懇懇待客的城市容許我們得到的餘暇，消磨在流覽安全理事會至本次為止的各次討論的速記紀錄上。在一月二十四日舉行的第二三五次會議的速記紀錄中，我們找得到關於舉行全民表決所應備條件的提案。我們找得到主張全民表決應由安全理事會主辦且在理事會權力下進行的提案。我們找得到別的提案，主張成立沒有火藥氣味，與現時戰事毫無關連，而且為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偉大國家所能辦到的最公允最完善的中立臨時政府。我們找得到關於便利外來人民回鄉的適當辦法、保證外來人民回鄉後定必安全的辦法、鼓勵外來人民首途回鄉的辦法、保證投票自由的辦法、依法維持秩序的辦法等的提案。我們找得到關於以上各點的提案。

在這次辯論中，我們聽到了各方面對以上一部分提案的補充說明。本人大致同意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所發表的意見。本人認為我們要是不能夠獲致一個以所提出的各項提案為基礎的計劃，一定不能消弭這個戰爭。

當然，中國代表方才說得非常正確，阿根廷代表昨天也極力強調這點〔第二四〇次會議〕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所有其他部分的目的，還是在於全民表決。我們曾經詳細地討論過究竟我們應該首先審議全

民表決問題，抑或首先審議停戰問題，究竟應該先後倒置，首先審議全民表決問題，抑或依次進行，首先審議停戰問題。我們總是得到同一結論，各位代表在這次辯論所發表的意見無不使我們得到以下的結論——我們必須一併討論整個問題。

本人現在再指出，如果要交戰各方現在停止殘殺，他們必須預先知道停戰以後又怎樣，其他許多位代表以前都說過這句話。他們所以不惜犧牲生命，是因為他們認為與其投降，不如殺身成仁。我們必須去除所以有這種觀念的原因。全民表決是整個解決辦法的最重要部分。昨天有人表示，全民表決的舉行實際不是聯合國的工作，實際與聯合國不相干，歸根到底，全民表決的舉行是查謨喀什米爾政府和人民的問題。

如果理事會各理事所提出的論據終於得勝——本人但願如此，安全理事會每一個理事現在都應該同意全民表決實際是和由我們代表發言的每一個聯合國會員國都有密切關係的問題。全民表決是用來終止戰爭的最重要的工具。這是我們用來造成穩定情況以確保印度和巴基斯坦間將來和平的方法，這是我們希望用來消弭牽涉到四萬萬人的戰禍的方法。

這自然是每個國家密切關注的事項。這項原則在許久以前已經由 Woodrow Wilson 所起草的國際聯合會盟約第十一條表明出來。那一條規定“任何戰爭或戰爭威脅，無論直接影響國際聯合會任何會員國與否，皆為國際聯合會所關切之事項”。這項原則後來由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某一位著名的代言人改成了全世界所承認和同意的公式——他說和平是不可分的。

影響和平的一切事項必然影響及每一個人。這一點曾經由憲章第一條第一項，第二條第五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以及其他條款予以宣示。

這次全民表決一定要能激勵每一個人的信心，包括現時參加作戰的人在內。我們大家都說過這句話。印度代表在前天舉行的第二三九次會議裏面說，與喀什米爾問題有關的兩當事者是巴基斯坦和喀什米爾的叛民。所以，我們必須使這兩當事方面滿意。安全理事會所採取的行動必須被這兩方面認為公允，也必須被巴基斯坦政府、叛民、部落人民、印度政府、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其他居民和外界人士認為公

允。本人之所以和主張必須設立無所偏袒的臨時行政制度的安全理事會其他理事得到同一結論，就是由於這點理由。如果我們要找歷史上的前例，本人敢說經歷過兩次國際危機——一次是上西里西亞的危機，一次是薩爾區的危機。本人認為爲介乎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這兩次危機所訂的辦法顯然與在這裏所提出的各項提案一致。所以，本人希望理事會現在對各理事所提出的具體提案加以透闢審議。美國代表昨天說得很對，我們並未將巴基斯坦代表團或印度代表團所提出的任何一點撇開不理或拒絕加以攷慮。

本人希望我們對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爲終止殘殺，便利部落人民和其他入犯人民退出喀什米爾，恢復和維持秩序，籌辦全民表決，借重公正持平的臨時行政辦法以確保全民表決的正當進行等所提出來的各項具體提案，加以審議。

如果我們要這樣做，本人認為我們當前的這兩個決議案便不足以應付。我們也許應該攷慮能不能夠獲致我們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加以審議並據以作成肯定結論的比較完善的新提案。本人所以要說“不久的將來”，是因爲我們的工作即將進入第四個星期。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負有擬訂迅速實現穩定全面和平計劃的特殊責任，自上星期五⁴以後這種責任尤其重大。本人深信印度和巴基斯坦人民確有謀求諒解實現和平所必須具備的寬宏大度。正像安全理事會的其他理事一樣——但也許要比較一部分人多注意些——本人曾畢生研究戰爭是怎樣發生的，人們心目中的戰爭目標，以及戰爭所產生的結果。關於這件事，本人曾經自問，“喀什米爾是不是另一個亞爾薩斯洛林？”我有一位朋友寫了本書，他說喀什米爾的江山非常秀美，景色的瑰麗終生享受不窮。可是，與其爲喀什米爾而戰爭，還不如讓當地人民有機會選擇歸附巴基斯坦或歸附印度，即使喀什米爾自此就不存在。如不能在這裏謀求解決，另一可能就是戰爭，我們必須設法保證不致有此事。

Mr LOPEZ（哥倫比亞）對於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爲他們本國所發表的陳述，以及對於與印度和巴基斯坦密切關連，所以能夠對這個問題發表精闢意見的那些國家的代表

所作討論，本人沒有多少有用的補充意見可以提出來。

哥倫比亞代表團雖然並不完全同意將這兩個問題分成兩個獨立提案的意見，也並不完全贊同削弱安全理事會前任主席在他原來提出的決議草案裏面所採的立場，但仍願意贊助比利時代表所提出的兩決議草案〔文件 S/661 和 S/662〕。可是，本人現時不想討論這些提案的優劣，因爲安全理事會目前的一般意見是應該繼續進行前任主席所開始的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的會談，並採用各方對這個問題所提出的提議和意見爲會談的基礎。

本人剛才聽見英聯王國代表說，如果可能，我們應該有一個更完備的提案，以便安全理事會主席與印、巴雙方代表進行會談時加以攷慮。所以，本人利用這個機會，向安全理事會宣讀本人所擬的備忘錄，這不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提案，而是提出若干建議，其中綜合我們的意見或辯論至今所得到的印象。內容如下

“鑒於印度及巴基斯坦曾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查謨喀什米爾邦及印度其他各邦內可能危害國際和平及安全之情勢，

“鑒於聯合國會員國曾以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一項首要責任授與安全理事會，並同意安全理事會於執行此項責任下之職務時，代表各會員國採取行動，

“安全理事會

“業已審查印度及巴基斯坦所提之要求及控訴，且已對雙方請求理事會採取適當措施以和平解決爭端並恢復兩國間友好關係一節加以攷慮，

“認爲

“A 終止戰爭及其他敵對行爲爲查謨喀什米爾邦異常迫切之事項，

“B 印度及巴基斯坦業已依照印度政府所採遇任何一邦之歸附問題成爲爭論對象時，此項問題應由當地人民自行解決之政策，同意查謨喀什米爾邦應歸附巴基斯坦或歸附印度一問題必須由在國際主持下之全民表決予以決定，

“C 如當地人民確能自由公正表示願望，不受任何牽制，全民表決實爲決定查謨喀什米爾邦將來政體之最相宜之民主方法，

“D 爲達成本決議案目標及主旨起見，必須有一能爲查謨喀什米爾邦人民所絕對信任尊重之臨時政府，

⁴ 指 Mohandas K. Gandhi 被刺。

“E 安全理事會爲有所參攷及遵循起見，必須能自其所指定之代表要求並接到關於查謨喀什米爾邦及印度或巴基斯坦其他地區情況之直接報告書，

“F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決議案〔文件S/654〕所設立之委員會必須迅速履行應由更多委員担任之各項複雜職務，

“爰通過下列決議案

“一 安全理事會所設之委員會應由安全理事會第二四二次會議舉行之日或該日以前指定之五個聯合國會員國之代表組成，印度及巴基斯坦依照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決議案A段之規定各選委員一人，其餘三人由安全理事會推選。

“二 安全理事會建議巴基斯坦政府盡其力所能及，勸令部落人民及所有侵入查謨喀什米爾邦領土者撤離該邦。

“在此方面，委員會應設法獲致印度軍隊與巴基斯坦軍隊間之合作，以期立即在查謨喀什米爾邦實行停戰，並在歸附問題未爲全民表決所決定以前，維持當地秩序及安全。

“三 安全理事會並建議根據委員會之意見改組查謨喀什米爾邦臨時政府，回教及非同教人民應按其人口比例有適當之代表權。

“四 俟戰事停止後，

“(a)查謨喀什米爾邦因此次動亂而他徙之一切居民概應被邀並得自由回返故居，行使一切權利，其正當政治活動不受任何限制，

“(b)不許有報復行動，

“(c)所有政治犯概予釋放。

“五 本決議案B段所提及之全民表決應在安全理事會所屬委員會指導之下進行之，並由該委員會加以監督。

“六 委員會應立即前往印度，以執行安全理事會之決議及訓令。”

本人提出這個備忘錄的目的，在表達我們對這次辯論的意見。本人不願詳細討論這個問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業已得到當事雙方所提出的詳盡情報，也已經聽到理事會其他理事所發表的透徹討論。所以，本人根本用不到再把各方面主張停止戰爭，舉行公正的全民表決，成立查謨喀什米爾邦政府，給予所有居民集團以尊重其應有權利之合理保證的各項論據，重新再提出來。

所以，本人提出這個備忘錄，請安全理事會斟酌採用。

Mr VAN LANGENHOVE (比利時) 在這次辯論裏面，本人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那兩個決議草案並未受到任何方面原則上的反對。就這兩個決議草案發言的各位理事大都認爲它們關涉同一問題的兩部分。

關於終止戰爭和暴力行爲的決議草案曾爲人所批評，他們認爲照其送交理事會的形式而論，這個決議草案是行不通的，沒有用的。當事雙方如果趕快指定它們所贊同的一月二十日決議案規定設立的安全理事會委員會的委員，這個決議草案便可以提早生效。

印度代表提出一項補充，即促請巴基斯坦政府設法勸令侵入查謨喀什米爾的部落人民自動撤退。這項補充原則上是合理的。可是，理事會各理事認爲似無法使巴基斯坦政府相信在目前情形下這種勸說工作會發生效用。

對關於全民表決問題的第二個決議草案，美國代表曾經很清楚地說明法律上的情形，就是說安全理事會現在還沒有到提具建議的階段，理事會現正繼續努力，爲當事雙方謀求和平的解決辦法。

在這方面的情勢又是怎樣呢？當事雙方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了關於查謨喀什米爾歸附印度問題的爭執。當事雙方認爲這項問題應該由公正的全民表決來解決，它們預料安全理事會會爲此出來干預上述問題。

干預的目的何在呢？理事會既然出而干預，便須設法保證全民表決的公正。就是說，理事會須證明全民表決確實是查謨喀什米爾人民公正表達願望的結果。

因此，理事會提供協助的條件是應該由理事會指定的。

當事雙方有對這項爭端及其解決辦法表示意見的絕對自由。根據同一道理，理事會各理事也有權在聆聽雙方意見以後，集體地或個別地發表意見，開導當事雙方和世界輿論。在座各位代表絕不會否認這一點。

好幾位代表在討論期間所發表的陳述中，表示理事會認爲爲養成並加強全民表決可忠實反映查謨喀什米爾人民願望這種信念計，在安全理事會主持下舉辦全民表決是必需的，這種信念是勸令侵入查謨喀什米爾的外部人民退出該邦和勸令土著人民終止一切暴力和敵對行動的最好方法，最後，當事國政府嗣後應該協

力合作，實現上項目標。本人認為理事會這種意見是很正當的。

本人認為本人方才所發表的意見是理事會多數理事的意見。這些意見都包含在本人以比利時代表資格向理事會提出的決議案裏面。正像本人當時所說，那些決議案的目的在便利討論的進行。它們不是絕對不可更改的，儘可參照方才的討論加以調整。

無論將來如何調整，它們所表示的意見是公正無偏的，而且可以滿足恢復和睦邦交和培養彼此信任和合作的願望。這種意見本於理事會各理事對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同等好感——本人深信兩當事國的代表一定體會到這一點。理事會在審議這項問題時，充滿了前此所無的良好空氣，這就是因為各方面對兩當事國都有同等好感。

Mr EL-KHOURI（敘利亞）比利時代表在我們討論他在安全理事會主席任內所提出的兩決議草案〔文件 S/661 和 S/662〕的時候，逐步推進理事會的工作，調度得宜。他把準備理事會逐一通過的決議草案依次提出來，藉此以表明當事雙方達成協議的各點。如果我們繼續採用這種方法，通過其他決議案，將當事雙方在安全理事會主席主持的不公開會談內達成協議的各點紀錄在案，這一定是很好的工作程序。

本人曾經表示敘利亞代表團贊成這兩個決議草案。本人認為它們是達成最後解決當前這個問題的步驟。

英聯王國代表曾一再極力強調，最後解決這個問題的詳細辦法應該由安全理事會決定，並送交主管委員會執行。安全理事會在規定設立那個委員會的一月二十日決議案內，間接表示委員會應該執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並就委員會的工作向安全理事會提具報告。

我們知道，當事雙方在未向理事會提訴以前，並未履行憲章第三十三條所開列的一切條件——即未採用所有方法，進行談判以自謀解決。從各次發表的陳述，我們知道當事雙方祇交換了若干公函和電報。這些函件的交換雖然未能解決這項問題，但其中載有若干重要意見，對於最後的解決大有裨助。當事雙方似乎都同意查謨喀什米爾邦有自行決定歸附巴基斯坦或歸附印度的自由，且這項決定應該以全民表決為表達方法。它們更同意將此事提請聯合國監督，以謀解決。

在這方面的詳細辦法雖然都還沒有決定和具體化，但以前所採取的措施都是良好的步驟。在這兩個決議草案提出來的時候，本人以為當事雙方一定沒有異議，因為它們是以當事雙方在未向安全理事會提訴以前彼此交換公函和電報時所接受的同一原則為根據的。這些決議案並沒有任何新意見。

可是，這些決議案竟為當事一方所反對。所以，如果我們仍望用謀求協議的方法來解決這項問題，那麼我們在未放棄至今一向採用的這種程序以前，必須重新對這些決議案加以審議。如果協議無法達成，安全理事會一定會採用適當的方法，並向當事雙方提出這種方法。

關於應該在這裏決定後送交委員會執行的最後解決辦法 本人在今天聽到了哥倫比亞代表所提出的備忘錄，其中列舉許多要點，以備列入由安全理事會提交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的各項建議之內，深覺快慰。

正像中國代表在本次會議開始時所說，本人也認為可以拿這個將由安全理事會審議的周詳決議案作為基礎，再重新進行商談，而當事雙方既然彼此保持友好的態度，我們尤其應該如此。從這一點而論，這項爭執和以前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任何其他爭端不同，在那些爭執中，當事雙方彼此抱持敵對態度。現時的情形正巧相反。當事雙方彼此抱持友善態度，數百年以來，它們在一個國境之內和睦相處。現在，從政治觀點而論，它們雖然分立了，但這不是說它們在情義上也應該有隔閡。它們知道它們的前途深有賴於彼此的讓步。

最重要的原則是應該尊重正義。惟有正義足使當事雙方心悅誠服，更可消除所有爭執和不和。任何公正的裁定應可令當事雙方滿意。安全理事會應首以正義為重，並應密切注意，務使向當事雙方所提出的各項建議無論從任何法律論點看來都能够成立。

因為這個理由，本人認為我們現時不能繼續工作。哥倫比亞代表既然提出了備忘錄，本人認為現任主席應該繼續進行安全理事會前任主席所開始的會談。我們很幸運，本月份和上月份接連兩任主席都願意積極地妥善主持談判，以謀求可使當事各方皆表滿意的解決辦法。

本人現時深信在目前的情形下，比利時代表所提出的決議案定將參照當事雙方所提出的意見加以修訂。

本人以前說過，雙方如果得不到足使它們滿意的可靠保證，讓它們肯定知道安全理事會所建議的方法定可滿足並尊重它們的要求，關於停戰的建議顯然是毫無用處的。

這個問題所牽涉及的並不祇是兩個負責的政府。如果這個問題祇牽涉到印度和巴基斯坦，請它們自謀解決自然比較容易。可是，此外還有不受任何人節制的部落人民，以及一些準備作戰到底的人，我們聽說他們寧願流血犧牲絕不放棄他們的願望或要求。

如果我們不先向這些人民提出保證，聲明定可經由良好的安全方法實現他們所以訴諸戰爭的原因和力求達到的目的，我們不能向他們提出任何建議。

本人現時所要說的話到此為止。如屬可能，主席自將會同當事雙方設法合擬最後決議案——哥倫比亞代表或者也要參加，主席也許願意邀請安全理事會的其他理事協助主持雙方的會談。最後的決議案擬成以後，一定大有裨助。到那個時候，我們也許可以得到為所有各方面所尊重的解決辦法。

主席 印度代表通知本人，希望能特許他提出若干補充情報。鑒於各方面所發表的陳述，他認為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應該得到這些情報。各方面既無異議，安全理事會將允許印度代表發言。

〔開始採用即時傳譯。〕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印度) 本人不知道本人在和主席談話時，有沒有清楚表明本人的意見。本人當時提出的一點是在安全理事會所有理事發言以後，這次辯論能否繼續進行，讓印度代表團有一個機會來討論各方面在這次辯論所提出的幾點，使安全理事會在未採取下一步驟以前，先知道印度代表團對所提出各點的意見。

本人尤其希望本代表團某一位代表能夠有一個機會，對關於喀什米爾情況的某幾點加以透徹說明，使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在未採取下一步驟以前，徹底明瞭所有各方面的意見。

本人不知道主席是否擬繼續進行這次辯論。本人認為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在發言時提出了許許多多論點，我們在未開始採取本人所說的下一步驟以前，必須有充分機會對其中一大部分加以討論。本人如果必須在本日內討論所有各點，所需時間一定很長。可是，關於理事

會在這方面所願意採用的程序，本人完全聽從安全理事會的決定。本人請求在此刻發言，目的並不單純在提供補充情報。在這方面，本人認為應請另一位印度代表發言——特別是就喀什米爾情況發言。

可是，此外還有更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就各方面在這次辯論中所提出的各項重要建議表明我們的意見。如果安全理事會決定在未開始採取必需步驟擬訂全面的決議草案以前，聽取印度方面的意見，那麼，本人請理事會准許本人明天發言。如果安全理事會決定現時無須如此進行，且我們可以在日後的適當時機發表我們所欲提出的意見，本人也聽從安全理事會的決定。

〔恢復採用連續傳譯。〕

主席 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已經聽到了印度代表的意見。各方面既未表示異議，我們決定安全理事會在給予印度代表繼續發言的權利時，並未對發言的方式或範圍加以任何限制。我們懇切希望——我想全世界都懇切希望——安全理事會在未作成結論以前，先充分了解一切有關問題。本人請印度代表根據這項原則發言。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本人也許沒有完全聽懂印度代表所說的話。如果本人的了解不錯，他提議請印度代表團的另一位代表替他對我們說明喀什米爾的情況，他本人則擬在我們開始繼續工作以前就辯論一般經過發表意見。

如果這些確實是請求的話，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都願同意這兩項請求。本人一向盼望儘可能從我們往返所費的每一人工時中，得到最大有效工作的收穫。所以，本人希望我們現在能夠繼續進行我們的工作。可是，印度代表表示願意在明天就辯論經過發表意見。本人認為這也是一項合理的請求。

不知道另一位印度代表可不可以現在就喀什米爾向安全理事會發言。如此，安全理事會明天便可以聽取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的意見。

經主席邀請，印度代表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就安全理事會議席。

〔開始採用即時傳譯。〕

Sheikh Mohammad ABDUL LAH (印度) 本人不打算在今天下午發表長篇大論的演說，而祇準備對本國目前的狀況加以檢討。

本人耐心地謹敬地留意聆聽巴基斯坦代表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所發表的意見，以及印度代表團各代表在已往各次所發表的意見。安全理事會一定承認本人大概是對這項爭端最關切的一個人，因為本人正巧來自這個成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自治領爭執焦點的地區。

本人的許多言論曾為雙方所徵引。這是理所必然的，因為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本人非常幸運——也許應該說非常不幸——有領導本國同胞爭取自由解放的機會。在達成這個目標的過程中，本人受到極大痛苦，遭受監禁不止一兩次，而達七次之多。最後一次的監禁是徒刑九年。

喀什米爾有許多困難。本人曾經耐心地聆聽安全理事會的辯論，但愈聽愈覺糊塗。爭論的焦點究竟是什麼呢？爭論的焦點不是巴基斯坦代表昨天所說的邦君的主權問題。本人畢竟曾經因為發表巴基斯坦代表所說的關於一八四六年喀什米爾條約的那番話，被判徒刑九年。幸而他是在安全理事會內發表這番話，絕不致受到任何懲罰。所以，本人並不爭辯這一點，這一點也不是安全理事會現在所審議的這項爭端的實體。

安全理事會現在所審議的這項爭端的實體也不是喀什米爾邦的虐政。為了矯正這種虐政，本人曾受莫大痛苦，本人在今天第一次聽到巴基斯坦代表對本人的見解表示贊助，深覺欣悅。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爭執究竟是什麼呢？根據本人從我國代表團向安全理事會所提控訴得到的概念，爭執的中心是喀什米爾係依照合法手續和憲法規定歸附印度自治領這個事實。喀什米爾行政制度的民主化在邦內引起變亂，境外的部落人民乘機侵入我國。他們一向並且尚在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援助，致有釀成印度巴基斯坦之間更大戰禍的可能。印度請求安全理事會協助促請巴基斯坦終止援助部落人民，並終止支助反抗合法政府的內部叛亂。

如果巴基斯坦代表大胆地向安全理事會宣稱“不錯，我們的確支助部落人民，我們的確支助邦內的叛民，因為我們認為喀什米爾是屬於巴基斯坦，而不是屬於印度的，因為我們認為喀什米爾的歸附印度是騙局”，本人倒可以了解他的立場。要是這樣，我們就可以討論喀什米爾邦的歸附印度是否合法。但是，巴基斯坦代表所採取的立場並不是這樣。他完全否認巴基斯坦政府對部落人民和邦內反抗合法政府的叛徒提供任何援助。

本人現時出席安全理事會，與我國相隔數千哩，怎樣能使安全理事會相信以上這種否認是完全不確的呢？本人曾多次在查謨喀什米爾邊境與我國同胞並肩參戰，目擊巴基斯坦政府所提供的援助，不但供給基地，抑且供給槍械彈藥，指揮和控制部落人民，甚且親見邊境外的巴基斯坦軍隊。

對方的否認非常肯定，本人極難向安全理事會證明其與事實不符。唯一的辦法是請安全理事會接納我方的請求，遣派委員會就地查明安全理事會所收到的關於巴基斯坦政府提供援助的控訴是否確實。如屬不確，控訴就不能成立，如果確實，那麼，安全理事會應該採取必要的步驟，告訴巴基斯坦政府終止提供這種援助。

可是，這項簡單問題已經為人所殺混。巴基斯坦一方面說“我們和邦內的動變不相干。該邦所以發生動亂，是因為當地人民反抗查謨喀什米爾政府的虐政。”不錯，我們正在反抗。自一九三一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反抗該邦的虐政，我們要求建立民主政府。可是，巴基斯坦為什麼現在忽然維護起我們的自由來了？本人認得很清楚，在一九四六年本人提出“退出喀什米爾”口號的時候，巴基斯坦政府的領袖現任總督 Mr. Mohammad Ali Jinnah 反對我邦政府的主張，宣稱這種運動是少數叛教徒的運動，回教徒絕不參加。

常常被人提到的回教會議也反對本人所提倡的運動，並宣稱效忠於邦君。巴基斯坦代表現在說，一度贊助“退出喀什米爾”運動的 Sheikh Abdullah 已經和喀什米爾大君聯合起來，並說本人曾經發表公開演說，宣稱本人主張大君不但僅為查謨邦君，抑且應為查謨喀什米爾全邦的邦君。

本人願意對關於本人那次演說的錯誤報導加以更正。本人的確曾在我邦的冬令首都查謨發表那篇演說，可是原意頗不相同。安全理事會各理事已經從印度代表團首席代表方面聽說查謨省曾發生若干屠殺事件。在喀什米爾省為部落人民侵入以後，在喀什米爾省內成千逾萬的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被逐離鄉井，輾轉移徙至查謨省以後，確曾發生若干頗為嚴重的報復行為。當時本人因為正在喀什米爾省忙於抵禦入犯的襲擊隊，無法前往查謨省，控制這種不幸情勢。可是，本人一有時間，便立即飛往查謨省，在查謨市對六萬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發表演說，向他們提出忠告。

本人坦白地告訴他們，這種報復政策對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以及他們的領袖，都是沒有好處的，因為他們雖然能够在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佔多數的一二地區採取報復行動，甚至能够在這一二地區消滅回教居民，可是回民佔該邦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要消滅全部回教居民是絕對辦不到的。結果他們所要擁護的邦君祇能做這兩個地區的邦君，而不能成為統治查謨喀什米爾全邦的邦君。本人告訴他們，如果希望他成為查謨喀什米爾的邦君，他們便必須改變行為。這就是本人當時所發表的演說，大意本來如此。

本人已經說明這次變亂的發生經過。巴基斯坦代表大概也承認在印度劃分為二的時候，本人和本人的同志全在獄中。印度劃分的結果引起了兩方面的屠殺。西旁遮普以回教居民佔多數，殺害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的事件相繼而起，東旁遮普亦採取報復行動。在我邦邊境的四周，屠殺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的事件和屠殺回教人的事件簡直無日無之。但查謨喀什米爾邦和該邦人民保持冷靜態度。結果許許多多回教和印度教難民逃來我邦，我們對所有難民無不盡可能加以援助。

為什麼要這樣呢？因為本人和本人的團體從未認為回教徒和印度教徒是兩個不同的民族。我們不相信兩個不同民族的理論，也不贊成宗教社區彼此仇視，亦不贊成宗教社區主義。我們認為宗教絕不應該干涉到政治。所以，在我們提倡“退出喀什米爾”運動的時候，不但回教徒受到影響，我們的印度教和西克教同胞也受到影響。這種情形使所有社區團結一致，結果雖然印度教徒、西克教徒和回教徒在我們邊境的四周互相殘殺，查謨喀什米爾邦的人民不論回教徒、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依然寧靜過活。

情勢一天比一天惡化，我邦的少數民族極感不安。因為這個原故，各方面對邦政府施用極大的壓力，要求釋放本人和本人的同志。由於外部的情勢，當局不得不將國民會議黨的黨員和領袖同時釋放。我們因此得到了自由。

我們從獄中釋放出來以後，立即遭遇到一項極其重要的問題——喀什米爾究竟應該歸附巴基斯坦，歸附印度，抑或保持獨立呢？根據劃分計劃，印度各邦都有以上這三條途徑，可供選擇。這是一項極難解決的問題。本人當時告訴我邦同胞——這個問題對於我們雖極重要，但祇是次要問題。最重要的事是自求解放，推翻

邦君的專制政治。已往十七年來，我們始終為着這個目標努力奮鬥。我們當時還沒有達到這個目標，所以本人告訴全邦同胞，我們必須首先實現這個目標。我們在成為自由民族以後，再行決定我們的前途。喀什米爾介於兩大之間，與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交界，本人方才所提及的三條途徑對於喀什米爾人民都各有利弊。

本人說過，我們在未達到自求解放的目標以前，絕不能對如此重要的問題有所決定，因此，我們的口號變成“先求自由再談歸附”。若干巴基斯坦友人曾和本人在斯林納加會面，進行坦白討論，並由本人說明個人的意見。本人坦白地告訴他們，不論巴基斯坦已往對我們爭取自由的運動採取何種態度，我們的決定絕不受其影響。如果我們認為四百萬喀什米爾人的福利有賴於喀什米爾歸附巴基斯坦，則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和國民大會黨對我們的友誼以及他們對我們爭取自由的運動的支助都不會對我們的決定有任何影響。

本人請求他們不要壓迫我們採取決定，讓我們有充分時間加以考慮，同時並對我們爭取自由的運動加以支援。本人並說，在我們得到了自由以後，他們應該讓我們有適當時期來考慮這項極其重要的問題。本人指出印度已經接受了這種意見，現時並不強迫我們採取決定。事實上，我方與巴基斯坦和印度都締結了維持現狀的協定，但巴基斯坦對我們所採取的行動已經由印度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報導。

本人在和這些來自巴基斯坦的友人進行會商談判的時候，同時遣派另一位同志前往 Lahore，會見巴基斯坦總理 Mr. Liaquat Ali Khan 和西旁遮普政府的其他要員。這位同志向他們提出同樣意見，並請求他們讓我們有充分時間來考慮這項重要問題，首先幫助我們達到自由解放的目標，而不強迫我們宣布我們的決定。可是，有一天早晨，正在進行談判的時候，本人接到了外來襲擊隊突然向喀什米爾省邊區市鎮 Muzaffarabad 發動全面侵襲的消息。

巴基斯坦代表說，本人一獲釋放，便趕往德里，就喀什米爾歸附印度問題進行談判。這並不是事實。巴基斯坦代表大概不知道本人在被禁時期當選為全印各邦人民會議的主席，所以本人一獲釋放，便不得不趕往就任。因為這個原故，本人曾在德里召集該會議的執行幹事舉行會議，這個事實曾由本人通知巴基斯坦的

總理。不但如此，本人並告訴巴基斯坦的總理，一俟本人從德里回來，將立即親往會談，和他討論本人的意見。本人並未代表喀什米爾前往德里締結任何協定，因為本人雖獲釋放，仍被人視為反叛分子。

本人可以告訴巴基斯坦代表，本人雖然毫無疑問是喀什米爾邦的行政首長，但並不是該邦的總理。本人是非常時期政府的首長，且本人之所以擔任這個職位，並不是因為邦君希望如此。事實上，本人至今還不知道邦君是否願意如此。本人所以擔任這個職位，是因為我邦同胞希望本人執掌查謨喀什米爾邦的政務。

襲擊隊侵入我邦以後，屠殺人民不計其數——其中固然以印度教徒和西克教徒佔多數，但亦有回教徒在內——綁虜印度教、西克教、回教女子數千，劫掠我們的財產，兵臨我邦夏令首都斯林納加。在這種情形之下，民政、軍事和警政當局都無法應付。邦君與王室內臣乘夜潛離首都，引起極度恐慌。一切事務無人接管。在這危機四起的時候，國民會議黨挺身而出，集合義勇軍萬人，接管該邦的行政事務。他們開始保護首都內的銀行、辦事處和每一個人的家宅。行政當局的易手經過是這樣的。當時我們是實際負責的行政當局，後來再由邦君補辦法律手續。

有人說 Sheikh Abdullah 是 Pandit Jawaharlal Nehru 的朋友。這是事實。這樣偉大的人物願和本人結交為朋友，使本人深覺榮幸。很湊巧，他和本人同鄉——他也是喀什米爾人，鄉土關係是很親切的。如果 Jawaharlal 不見棄，本人也沒有辦法阻止這件事。他是本人的朋友。可是，這不是說因為這種友誼，本人就要出賣在已往十七年和本人患難相共的數百萬同胞，並犧牲我邦的利益。本人不是這種人。

本人方才所說明的是這項爭端的發生經過——巴基斯坦怎樣強迫我們接受這種奴隸地位。巴基斯坦對我們的自由解放一點也不關心，否則它絕不會反對我們的自由運動。否則巴基斯坦在我邦同胞數千人遭受囚禁，數百人遭受槍殺的時候，一定會為我們援助。但巴基斯坦的領袖們和巴基斯坦的報紙却對正在遭受這種苦痛的喀什米爾人民肆意漫罵。

現在，巴基斯坦在世界輿論之前，却突然成了查謨和喀什米爾人民自由的維護人。世界輿論也許會相信這種論調，可是本人極難置信。

在我們拒絕接受巴基斯坦的高壓手段之後，巴基斯坦發動了全面侵略，並鼓勵部落人民參加這種工作。部落人民如果沒有巴基斯坦的鼓勵，要想侵入我邦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必須經過巴基斯坦的領土，才能到達查謨和喀什米爾。他們所得到的供應計有貨車數百部，汽油數千加侖，步槍數千支，彈藥和軍隊所需的各式各樣的援助。這是我們所知道的，我們畢竟是該邦的人。巴基斯坦希望利用全面侵略來達到經濟封鎖所達不到的目的。

本人一向以為在世界上希特勒和哥培爾之流已經絕跡。可是，從已往和現在在我邦所發生的事實看來，本人深信他們不過把靈魂移到巴基斯坦來罷了。

我們現在每天都受到攻擊。數千武裝襲擊隊自巴基斯坦方面越過邊境，將我邦的每一村落夷為平地。這是現時實際發生的情形。我們每天親眼見到這種情形，可是竟然有人說，這種情形和巴基斯坦毫不相干，巴基斯坦絕無興趣。

我們的請求是什麼呢？我們不過請求安全理事會遣派若干代表，前往該區查明當地的實在情形。

如果巴基斯坦說，“我們對歸附步驟的是否合法，提出質問，”那麼，本人願意對查謨喀什米爾的歸附印度是否合法一點加以討論。可是，他們現在說，“我們要求舉行全民表決，我們希望得到喀什米爾人民在不受任何牽制的情形下自由表達出來的願望。當地人民不應受到任何壓力，他們應該自由選擇他們所願加入的國家。”

這不但是在許久許久以前喀什米爾人民向巴基斯坦提出來的解決方法，而且是印度總理在喀什米爾變亂過程中本人認為他絕無提出這種方法之需要的時候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法。

我們知道巴基斯坦絕不會讓我們有任何時間來攷慮。我們也知道我們祇有兩條出路——一是遭受 Muzaffarabad Baramula Srinagar 等市鎮鄉村同胞的同等命運，一是向外界請求援助。

在這種情形之下，喀什米爾的邦君和人民遂請求印度政府准許我邦歸附。印度政府大可以隨意接受這項請求，大可以說“好吧，我們接受你們的請求，提供援助。”印度總理在接受歸附請求的時候，根本用不到加入如下聲

明 “印度不願乘喀什米爾之危，從中取利。我們所以接受歸附請求，是因為喀什米爾如果不加入印度自治領，我們無法提供任何軍事援助。但一俟肅清襲擊隊、暴徒與趁火搶劫的人，歸附請求應由有關人民批准。”這就是印度總理所提出來的辦法。

這也就是喀什米爾人民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來的辦法，但這項提議為巴基斯坦政府所拒絕，因為巴基斯坦當時認為可在一個星期之內佔據查謨喀什米爾全邦，使世界輿論面對既成事實，正像不久以前在歐洲所發生的情形一般。他們也採用同一的策略。

這種手段失敗之後，巴基斯坦現在又向世界輿論公稱 “我們沒有什麼要求，我們祇希望我們的人民有決定前途的自由。為求上項目標的實現，他們必須舉行一次全民表決。”關於這一點，並無任何爭論。實際上，這就是印度總理和喀什米爾人民所提出來的解決辦法。

他們繼續說 “要是查謨喀什米爾邦沒有中立的行政當局，全民表決是不會公正的。”本人覺得“中立的行政當局”這句話極其費解。“中立的行政當局”究竟指何而言呢？

巴基斯坦代表說，Sheikh Abdullah 既然是 Jawaharlal Nehru 的朋友，既然同情於印度國民大會黨，既然公開表示贊成歸附印度，既然是非常時期行政當局的首長，自不能保持中立。所以，Sheikh Abdullah 必須退位。

假如 Sheikh Abdullah 退了位，由誰來代替他呢？當然是從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四百萬人中，找一個出來繼任。可是，我們能夠從這四百萬人中，找得到一個可稱為中立的人嗎？我們畢竟不是木頭，不是傀儡。我們總有一點意見。喀什米爾人民對於印度或巴基斯坦總有所偏袒。

所以，分析下來，巴基斯坦的立場是這樣 喀什米爾的四百萬人民絕不能干預該邦的行政。該邦的行政事務必須另外請人來擔任。這算公道嗎？這算正當嗎？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是否願意禁止喀什米爾人民參預該邦的行政，禁止他們實行自治？

更退一步而論，姑且假定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四百萬人民同意絕不參預該邦的行政，我們必須從外部請一個人來擔任這種工作。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認為從那裏可以找得到一個中立的人呢？從印度嗎？不成。從巴基斯坦嗎？不成。從世界任何地區嗎？也不成。老實說，在這個

過渡時期，安全理事會就是請上帝來管理查謨喀什米爾邦，本人認為他也不能夠毫無偏袒的。誰都免不了對這一方面或對那一方面表示同情。

如果英聯王國在最近的將來，在勞工黨執政的時候，舉行普選，會有人對 Mr Attlee 說 “現時正在進行選舉。你是勞工黨的黨員，自不免同情於勞工黨。所以你最好下野。在選舉竣事以前，我們必須請一位中立人士來擔任首相”這種話嗎？

可是，現在有人說，Sheikh Abdullah 非下野不可，因為他曾經公開表示贊成印度。所以，他是不會公正的。我們必須請一位公正中立人士來繼任。

本人曾經向安全理事會各理事說過，Sheikh Abdullah 之所以擔任這個職位是因為當地人民的願望。人民的願望如不改變，本人將繼續擔任這個職位。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強迫本人放棄這個職位。本人如果繼續獲得人民的擁護，定將繼續主持政務。人民一旦對本人失去了信任，本人自然就不當政。

我們曾經明白宣布，投票表決絕對自由。我們說過 “任何人都可以來，我們絕無異議。請安全理事會印度問題委員會到我們這裡來，告訴我們怎樣舉行全民表決，怎樣保證這次表決的絕對公正。我們絕無異議。”我邦政府願意盡力保證這次表決的公正。

可是，舉行公正的全民表決是一件事，干預我邦的行政又是另外一件事。我們所關切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所關切的不過是設法保證投票人民不致受到任何一方面的影響。人民應該可以根據他們本身的利害自由投票。我們願意保障這種自由。

於是有人說 “查謨喀什米爾邦如果繼續有印度軍隊，當地人民絕不能夠有投票自由。”本人極難詳細說明該邦目前的情形。若干地區混亂不堪。戰事仍繼續進行中。境內還有數千部落人民，窺邦政府之弱點，伺機而動。

如果我們請喀什米爾境內防範這些暴徒的唯一力量印度軍隊完全撤退，該邦勢將陷入混亂狀態。在過去十七年努力謀求我邦自由解放備受種種痛苦的人難道會願意邀請外國軍隊開入本邦據守不退嗎？

可是，現時的情勢怎樣呢？本人如果請印度軍隊撤離我邦，又怎樣去保護我邦人民，使

他們不致再受到過去這幾個月所發生的搶掠綁擄殺人放火的事件呢？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印度總理早就聲明印度政府絕無意永久在喀什米爾駐軍。他說“印度軍隊僅在該邦情形混亂的時候駐守該邦。一俟治安和秩序恢復正常，一俟暴徒和部落人民退出該邦，印度軍隊便立即撤退。”我們早就得到了這種保證。

我們不必因為印度軍隊駐守該邦，而憂慮到印度軍隊會干涉當地人民的自由投票。無論如何，安全理事會所設的委員會也在那裏，就地監視全民表決的進行。印度軍隊用不到開往每一個村莊，而祇駐守若干據點，萬一任何邊區發生危險，印度軍隊可以立即加以保護。印度軍隊的任務在制止該邦任何地區發生變亂，不過如此而已。印度軍隊絕不會在每一個鄉村監視每一個人投票。

於是又有人說“我們可不可以實行共管治呢？我們可不可以讓巴基斯坦軍隊和印度軍隊一同在該邦內負責控制這種情勢呢？”這是很特別的意見。巴基斯坦希望用掩眼法來達到正常方法所無法達到的目標——就是說設法使巴基斯坦軍隊進入我邦，然後從內部發動戰爭。這是辦不到的。

歸根到底，我們所討論的是喀什米爾問題。我可以說我們簡直是在扮演沒有主角的戲。喀什米爾人民對這個問題有切膚的關係。喀什米爾的四百萬人民無不對整個問題深表關切。本人對 Poonch 和 Mirpur 兩地的人民深表同情。巴基斯坦代表大概也承認本人爲了 Poonch 和 Mirpur 兩地的人民受過莫大苦痛。本人，本人的政黨和 Poonch 的人民對於國內行政制度民主化的問題並無任何分歧意見。我們是完全一致的，我們要獲得我們的自由，我們要推翻專制政治。我們希望查謨喀什米爾的四百萬人民——無論印度教徒也好，西克教徒也好，回教徒也好——都有決定他們的前途和盡力妥善管治他們的國家的權利。對於這一點，各方面是絕對一致的。

可是，現時的問題不是內部解放問題。安全理事會不應將兩個不同的問題混爲一談。現時討論的對象不是喀什米爾內部解放問題，也不是邦君取得地位的經過，或邦君是否元首的問題。以上各點都不是安全理事會現時討論的問題。喀什米爾是否依法歸附印度的問題並不是爭論的重點——某幾方面曾代表巴基斯坦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關於這一點的控訴。如果這問題是爭論的重點，那麼我們應該加以討論。我

們可以向安全理事會證明喀什米爾和喀什米爾人民已經依照合法手續和憲法規定歸附印度自治領，巴基斯坦無權對此提出質問。可是這不是安全理事會現時所討論的事項。

印度和喀什米爾軍隊決意抵禦部落人民，決意和喀什米爾人民達成諒解，決意在該邦建立民主政府。這些都是我們所要做到的。我們不需要巴基斯坦幫助我們鎮壓內部叛變驅逐部落人民出境。在這方面，我們不需要巴基斯坦的任何支助。巴基斯坦既然是我們的鄰國，我們自然希望和這個姊妹自治領儘可能保持最友好的關係。但我們懇切請求巴基斯坦拒絕直接或間接干預喀什米爾的變亂事件。巴基斯坦政府曾說，“這次變亂和我們不相干。”安全理事會所能採取的唯一途徑是遣派委員會前往印度大陸，查明巴基斯坦和這次變亂有無任何關係。如果巴基斯坦和這次變亂確有關係，那麼，我們應該請巴基斯坦政府終止這種活動。巴基斯坦如果和這次變亂絕不相干，也可以從而得到證實。

這項問題爲許許多多其他問題和利害關係所矚蔽。本人在非正式會談時曾經表示，根據本人的了解，現時爭持不決的共有兩點 一是怎樣產生這個公正不偏的中立政府，二是印度軍隊應否繼續駐守喀什米爾。

對於全民表決之必須舉行和歸附決定之必須由喀什米爾人民在不受任何一方壓力的情形下自由加以批准這兩點，各方面都沒有絲毫異議。大家都認爲這是必須辦到的，對於這一點，各方面意見完全一致。但有人表示，爲了要有自由的表決，行政當局必須改換，這項提議引起了爭執。我們對這項提議的答覆是“不成”。

將來事態如何演變，本人無法逆料。可是，本人可以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保證，如果各方面請本人執掌該邦的政務，那麼，設法使行政當局保持絕對公正的態度是本人的責任。那麼，本人有責任向現時站在另一陣線上的同胞提出呼籲，請求他們提供援助。他們總算是本人的同胞，患難相共，彼此之間並無爭執。本人將向他們提出如下呼籲“這是我的國家，也是你們的國家。各方面邀請本人主持我邦的行政。你們願意支助本人嗎？本人決意使行政當局成功，決意使行政當局保持公正的態度。”巴基斯坦沒有資格說，“不成，我們必須有一個公正的行政當局。”本人拒絕承認巴基斯坦爲查謨喀什米爾事件當事人之一，本人無條件地拒絕接受這一點。巴基斯坦無權指定

我們採取任何措施。我們看够了巴基斯坦。喀什米爾人民已經看够了。從 Muzaffarabad, Baramula 和查謨喀什米爾許多其他村落的遭遇，查謨喀什米爾人民知道了巴基斯坦的那套把戲。我們不願意再有這種事件發生。

最後，本人再提出請求 爲了解決喀什米爾問題，安全理事會不應讓其他問題障礙爭論的焦點。安全理事會不應讓各方提出與此無關的其他枝節問題。以前所提出來的枝節問題已經很多。巴基斯坦代表剖述過查謨喀什米爾邦的歷史，宣讀過印度各任總督促請查謨喀什米爾邦君檢點行爲並提出勸告的函件。可是，我們絕不能忘記印度各邦是大英帝國主義在印度創造出來的。一百五十年以來支助印度各邦和各邦的虐政者究竟是誰呢？僅由巴基斯坦代表說“這些事實確實發生，這些信件確實存在”，並不能令本人和世界輿論信服。各邦邦君的行爲，各邦產生的經過，各邦邦君所受到的支助，都是我們所知道的。這不過是大英帝國主義政策的把戲而已。我們現在承受了這筆遺產。現時在這裡所討論的不是邦君是否依照合法手續成爲該邦的統治者，不是該邦的行政當局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不是邦君是否該邦的元首，也不是喀什米爾是否已依法歸附印度。這些問題都不是安全理事會現時所審議的問題。安全理事會現時所討論的唯一問題是巴基斯坦必須履行它的國際義務，絕不應支助任何外部匪徒。

巴基斯坦不應鼓勵內部叛變。巴基斯坦否認會有此事。爲了證實印度代表和巴基斯坦代表所發表的陳述，安全理事會必須遣派委員會前往，就地查明各方面向安全理事會提出的控訴是否屬實。安全理事會如果查明印度所提出的控訴確屬實情，便應請巴基斯坦終止這種行動，或准許印度採取必要措施來執行安全理事會的決定。

Mr NOEL BAKER (英聯王國) 本人願意向方才發言的印度代表提出一個問題。他擬用什麼方法來終止喀什米爾的戰事？據本人的了解，他準備不要任何人的幫助，獨立鎮壓喀什米爾的叛變並驅逐部落人民出境，這種了解有沒有錯？

主席 在印度代表未發言以前，本人願意告訴印度代表他並沒有義務必須答覆任何問題。

Sheikh Mohammad ABDULLAH (印度) 本人願意答覆這個問題。

如果本人能够代表印度發言的話，印度並不需要巴基斯坦軍隊的協助。印度所要求於巴基斯坦的，是不要將基地供給沿查謨喀什米爾邦邊界巴基斯坦境內的襲擊隊。現在沿巴基斯坦邊境有許許多多具有巴基斯坦國民身分的部落人民成批集中。我們請求巴基斯坦不要准許這些襲擊隊利用它的領土。

巴基斯坦不應該把彈藥和槍械供給這些部落人民，也不應該加以指揮節制，同時應該阻止這些部落的人民經過巴基斯坦的領土。巴基斯坦不應該把槍械和彈藥供給正在邦內作戰的當地人民，因爲所有這些事項都屬於國際義務的範圍之內。所以，巴基斯坦應該終止這種行動。我們的要求不過如此。

我們不需要巴基斯坦方面的武裝援助。如果巴基斯坦能够滿足我們的要求，本人深信印度軍隊一定能够將入犯的襲擊隊和部落人民驅逐出境。如果巴基斯坦不干預我邦的事務，我們一定能够解決我們和喀什米爾邦君之間的一切內部糾紛。可是，如果這個非正式戰爭繼續不停，我們極難有任何進展。我們受到極大的束縛，無法行動。

現時的情形怎樣呢？襲擊隊集中於緊接我邦邊界的地區，大舉侵入我邦，每批數達四、五千之衆，搶掠鄉村四、五處，縱火焚燒，綁擄婦女，劫奪財產。等到我方軍隊設法圍剿，他們又退出邊界以外。我方軍隊既不能越過邊界，也不能向對方開槍，因爲這種行動有立即引起大規模戰爭的危險。所以，我們備受束縛。

我們不願意在未通知安全理事會以前，造成這種困難情勢。我們認爲有將實際情形通知理事會的義務。印度軍隊要越過邊界，追剿入犯的襲擊隊，進攻他們在巴基斯坦境內的基地，本極容易，但是却没有這樣做。我們認爲將實際情形通知安全理事會還是比較妥善的步驟。

可是，本人絕未料到在這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出來以後，巴基斯坦代表竟會斷然否認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正在援助這些襲擊隊 部落人民和在我邦境內發動戰爭的一部分人民。但巴基斯坦却願意斷然地否認一切控訴。

在這種情形下，本人所能够採取的途徑是什麼呢？本人沒有任何魔力，不能將查謨喀什米爾邦的全部情形和巴基斯坦的邊沿地區搬

到安全理事會各理事的跟前，請各位代表看清楚誰在戰爭，誰沒有參加戰爭。所以必須有人前往就地視察。如此，我們方能證明我們向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控訴是隻字無訛的。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唯一協助，除此以外，我們並無他求。

主席 現在已經是應該散會的時候。各方面既無異議，安全理事會將在明日上午十時三十分舉行會議，於必要時，在午飯後再開會，以便使現時所審議的重要事項有所進展。

(午後二時散會。)

第二百四十二次會議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主席 General McNAUGHTON (加拿大)

出席者 下列各國代表 阿根廷 比利時、加拿大 中國 哥倫比亞 法蘭西、敘利亞、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英聯王國、美利堅合眾國。

表還要就理事會的討論發表意見。所以，本人現在請印度代表發言。

[開始採用即時傳譯。]

Mr GOPALASWAMI AYYANGAR (印度) 承主席和安全理事會給印度代表團在現時發言的機會，本人非常感謝。本人不得不請求理事會給予這個機會，實在覺得慚愧。可惜本人不能仿效巴基斯坦代表的榜樣，硬說本人現時所以必須發表意見，是因為安全理事會內意外的發展而逼不得已的舉動，如果沒有這種情形，本人一定安分守己，接受各代表在討論期間所提出來的一切建議。

不幸，為了我國的利益，本人不得不請求在現時發言，因為本人認為如果可能，本人應該設法使理事會循本人所認為正當的方向進行辯論。本人在第二三七次和第二三九次會議所發表的意見使整個安全理事會對當前這項問題解決方法的態度有所改變，本人深覺榮幸。

昨天，安全理事會各理事提出了好些極有裨助的建議。關於這一點，本人特別願意對中國代表所發表的意見和哥倫比亞代表在第二四一次會議所發表的意見和所提出的備忘錄加以討論。

在未討論以上各點以前，本人願意先對巴基斯坦代表在第二三九次會議所作陳述中提出來的一兩項問題加以討論。他所提出來的各點，許多已經由在昨天發言的印度代表答覆過了。還有幾點——數目不多——本人願加以討論。

特別有一項問題是巴基斯坦代表常常提到的。這就是從喀什米爾邊區發動的侵襲巴基斯坦領土事件的數目。他首先說有一百三十次，後來又說約有一百五十次。

本人曾經盡力查明這項控訴是否確實。本人現在向安全理事會摘要宣讀最近從印度政府方面所接獲的電報。電文如下

四．臨時議程(文件S/Agenda 242)

一 通過議程。

二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a)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印度代表就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28)。¹

(b)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就查謨喀什米爾邦情勢致秘書長函(文件 S/646)。²

(c)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外交部長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函(文件 S/655)。³

五．通過議程

議程通過。

六．繼續討論印度巴基斯坦問題

印度代表 Mr N Gopalaswami Ayyangar 和巴基斯坦代表 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應主席請，就理事會議席。

主席 在昨日下午安全理事會第二四一次會議散會的時候，我們祇聽完了印度代表團一位代表的發言。我們知道印度代表團的首席代

¹ 參閱安全理事會正式紀錄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補編，英文本第一三九至一四四頁。

² 同上，第六十七至八十七頁。

³ 同上，第六號，第二三一次會議。